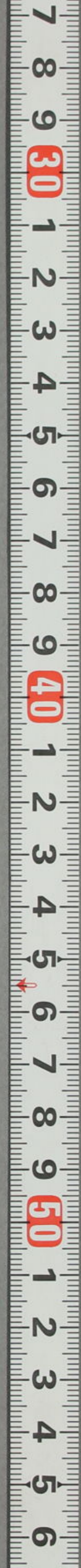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86
10



117
86
10

代醉編卷之三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李泌王玄

出而為山人者李泌是也不出而為侯者王玄是也漢
王玄隱於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
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顥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波
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又有山人而自號
為侯者种明逸昉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
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

到牙... 卷之三十一
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帝東巡
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故人號爲白衣
尚書陶真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王蘊玉除尚書僕
射素有脚疾嘗還家卧江夏王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
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
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
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令狐滿綯之子及
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隱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
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
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
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
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
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
不親公牘人稱仕隱

吏隱

吏隱文選注鄭欽余攷汝南先賢傳鄭欽去吏隱居蟻
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琴

書自娛則是去吏而隱非吏隱也白樂天不如作中隱
隱在留司間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此則真吏隱也然無
吏隱字孫綽嘗謂山濤吏非吏隱非隱吾所不解吏隱
二字或本諸此偶讀釋氏稽古略伯陽年二十三仕周
簡王爲守藏吏十三年遷柱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不遷
時人目爲吏隱此則二字相連然則始於伯陽也

弇州山人曰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爲大隱朝市之說其
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
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
好脩鍊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

始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
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縈羅網
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
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
隱

不娶 元紫芝

元紫芝爲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房瑄嘆曰
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生六十年未嘗見女

色云 王達 撮書

良印大卒

班固傳
卷之三十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儵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

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

石林詩話

种放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從豫章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併緯候

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釋慧遠布衣蔬
食終身不娶辟撫軍叅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宋祖鎮
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既踐祚召至京師爲開館東
廓門外數幸問時號通隱 宋書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
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
贊居士平生不娶東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
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
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脩得官居

大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秘閣俾領宮
祠以歸居士貧而好收書晚得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
吾惟有書數千卷遺汝 泊宅編

士人爲僧道

卮言有士人爲僧道者各數人又唐有馬嘉運許淹韋
渠牟嚴礪皆曾爲僧宋僧如壁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守
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
於詩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
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
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竹行 俱見

倚覺寮
雜言

孫晟

孫晟初名鳳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室後易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用為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為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入周馬令南唐書

李昭徽

北魏李昭徽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為播郎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為人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

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少為道士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訪之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後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木

北史

第五倫

第五伯魚倫父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五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劉軻

劉軻釋名溢納沛縣人天寶之亂入湘至韶州師事月

華寺僧惠朗所謂大小朗也後居羅浮讀黃老書從壽春楊生授春秋元和初乃踰嶺隱廬山萬杉寺與隱士茅君遊元和末登進士有文名名與韓柳並官終洛州刺史廬山紀事軻為僧時嘗瘞遺骨其夜夢書生來謝與之三鷄卵軻嚼一而吞二後遂精儒術與吳武陵並以史材直史館擬言

吳筠

吳筠性高鯁不耐浮沉于時去居南陽倚帝山請隸道士籍本傳

徐安貞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逃隱衡山岳寺為東林掇疏行者而喑啞不言者數年後值修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而徐行者跨而越之掌事怒以杖擊其背行者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乃題數行僧皆悅服因遣畫書之時李北海邕遊岳過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乃在此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飾以簪裳僧潛匿無地徐曰吾恐逢非罪遊迹深山凡庸僧輩安能識我汝無疑也江夏公因戲之云徐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又暮雨水猶濕春風帆正開否

徐曰啞啞之日時亦默而誦之二聯乃安貞佳句也因同載北歸

宣宗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陸游避暑

裴休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北夢瑣言

賈島

禹錫佳話賈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惡遂除島長江簿此與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鼠璞

何子容曰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蓋愛其人則欲人其人也唐末張榮嘗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寧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

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於簾
前進詩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
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賈島
不失爲詩人成汭李罕之皆爲賢州牧將入其筮而招
之可乎鮮于鳳以逸才爲薛能柳玘所愛鳳之爲僧薛
實使之後反初服柳遂拒之玘亦崇寧之見耶富鄭公
居洛喜人出家東坡以畜髮爲參寥子吊而子由以削
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相二十年及死
自云無狀命祝髮緇衣家人欲從之以婿蘇耆力排而
止者不從亂命有功于此翁矣按此則士曾爲僧者唐
又有張榮蔡康成汭李罕之鮮于鳳數人矣

僧尼之始

侯鯖錄云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
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宦而後爲僧者
蓋始於峻也

徐敬業

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
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
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
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

山僧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周歲卒

野客叢書

駱賓王

唐駱賓王倡義誅武氏不克亡為僧因續宋之問宿靈
隱寺詩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
雲外飄五韻覺之乃遁宋潘閔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
藥以方獻之事敗匿潛山寺為行者題詩鍾樓云遠寺
千千萬萬峯失其第碩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
鍾孫僅為都官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遙也求見之亦
遁予謂二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
怪也獨不滿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蘊美足稱奇士其

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
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髡緇以自終歟
豈亦有故而未之見耶夢蕉詩話

遠鎬

楚馬希崇禽希萼囚於衡陽自立既命舟追之約於長
沙昭澤沉之廖光圖子仁勇劫而立之號衡山王希崇
懼求救於吳命遠鎬將兵救之實伐之也童謠云鞭打
馬馬急走鎬至希崇遂降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
藝使詐為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為
將而鎬非將材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三楚新錄

潘閔

許洞與潘閔錢易為友狂放不羈閔坐盧多遜黨亡命
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
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
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駭雷叱電
趕出這老怪

中吳紀聞

韓熙載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被衲持
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

崇儼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為官唐
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霽朝散
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祿卿階

古今事物考

贊寧

宋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
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處訥
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
文穆王往臨安拜塋過門兩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極
藉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姚泓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体來僧前云是晉姚泓
當時我國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
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
史氏闕而不書者

樊若水

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祝髮為僧廬于采石山鑿石為
竅及建石浮圖月明繫繩于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
江北以度江面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度浮梁
不差尺寸隋煬帝征遼造三浮橋遼水既成橋短丈餘
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
劍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以
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宋朝遂下江南者實天意也

查道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
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
重德咸謂之查長老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
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
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
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
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嘆惋而已道

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畫以付之其人驚喜請
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國老
談苑

吳元常

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
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王
光晚主衢之烏巨寺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
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累拜爲鴻臚卿

德操

德操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
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白崖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
忽爾覺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壁僕
名如琳遍叅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
至江浙樂靈隱山川曰掛錫焉琳抱疾亟操躬進藥餌
既卒畫送終之義後王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
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
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
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

邁號倚松集云

劉秉忠陳孚胡深

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元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爲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又洪武初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爲僧棲於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歸附後爲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明濬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米復見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七脩

丘玄清

富平丘玄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

戊辰一甲

正統戊辰科進士一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
福人儒籍榜眼陳鑑姑蘇人謫戍蓋州衛依神樂觀道
士年三十四未娶出家故也探花金正滌縣人父興早
世生母劉幼避嫡妬居大興隆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
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監尤為異事古為謁者
監曷嘗有兒然則泰非邪

長生

楊用脩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
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
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
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奭百一十六歲為
耆英首也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然
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伊尹壽百有五歲

見竹書紀年

太公壽百有十歲

見金石錄

修鍊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者不得見息庵王思誠
字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
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
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

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

寶錄

丹

蘇子由曰予治平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寘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

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
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為公道仙
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
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龍川志畧

房中

武帝召東方朔問道朔曰陛下當自知上以其神人不
敢逼乃出宮女希御幸者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百歲
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元延中
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
其道術善行交接之事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
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翟丞相奏壞風俗請
戮尤亂甚者乃徙女子於燠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

漢武

故事

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
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名如也祀之遂關
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起栢梁臺以祠神君請
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形自修飾
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
齋戒祈福今規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
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

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霍將軍不曉此
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上造神君請術行之
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
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
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自後
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為淫亂漢武故軼

縮錫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自言善縮錫後於楚州逆旅
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
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
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
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因作色
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焉不意
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
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
囊出匕首及勢如偃月執火前尉斗削之如扎唐恐懼
具述盧乃笑語唐幾快殺舅此述十得五六方謝曰某
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
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躡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

所在

西陽
雜俎

肝肺

俞琰曰肝屬木當浮反沉肺屬金當沉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南海有沉水之木木石虛實之相反也

玉洞定時

玉洞定時欲知時辰之陰陽當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

也席上腐談

仙

羅泌曰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稽矣計其年皆不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閭闕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敵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蓋物莫不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崖陰著蟬羸之甲晉殿破榼昆明劫灰則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殞如兩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墮則天有時而毀矣宛首亦

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奈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也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塋橋山莊周言老子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子晉初無彩鳳空審之語皆方氏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耳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倥佯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偽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胡裊而尤以信行爲軌軌初無不死之言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

尸解

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鳧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

三腐

西陽雜俎

三花

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道家脩養之法也三花落則死矣
三花未落乘輿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
之期也

許公言

安定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方士有
許公言者其人皎然玉樹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物
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何如仲山
曰畢竟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別啟
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
年亦難困宜順受之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
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靳者仲山問其行
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無疾而亡踰年金
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帖於危僅得脫平
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
則其曾孫也

武夷舊志

武夷山舊志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
會鄉人於山頂虹橋跨空魚貫而上頂結綵屋幔亭飾

以珍珠輝煥玲瓏三面設玉皇姥真君座悉施紅雲
桐紫霞褥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
鈴鼓曾少重擺鼗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鮑
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拊節板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
命董嬌娘彈坎篥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曼圓腹黃次
姑噪悲慄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羅妙容揮鐘鈔
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令昭唱人間
可哀之曲云云今武夷新志止有彭令昭一事而張安陵
諸人姓名俱不載賓雲二曲則舊志亦不傳矣後又見
諸山記撫長琴作撫長离運居巢作韻居巢末又有郝
少仙擊鐃鉉一句又各注云引鼓如今杖鼓之狀長离
即大箏圓腹即琵琶悲慄即感慄居巢即大笙鐘鈔即
銅鈸鐃鉉即平底斯羅也因此知各樂器之別名更善
後又載行酒命食或云乾音即水苔也或云緗音即苻
也或云石蚶音即小蟹也或云沙江鮓即鰕也或云何
祗脯即乾魚也諸名亦異併錄之諸山記載曾慥類說
中不著作者姓名

武陵

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汎舟泝流而入見山中桃
花夾岸落英繽紛觀一石洞涓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

蟬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服鮮潔顏色燦然見道真甚悅逸邀至家為具酒問今所歷代道真其實告眾皆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貿也道真辭出他日復尋花源之路乃迷不復見矣

三洞群仙錄

滄洲

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舟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居所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洲上有父視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有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銀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不旬日即達東萊

蓬萊島

明州士人陳生赴舉京師航海欲至通州而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隨風東行數日方止生驚悸稍定聞鐘聲隱隱指顧之際見山峯甚邈遂尋浦淑維舟而上佳木蒼蔚珍禽鳴弄凡十餘里見一精舍榜曰天宮之院長廊幽閨寂無誼譁一老人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據床而坐弟子環侍者甚眾見客皆驚陳生告以故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蔬茹皆藥苗老人自言因唐末巢寇之亂避地於此中原天子今誰氏

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
年天下乃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
革不用上咸唐虞矣老人嗟咨久之命二弟子引登山
觀覽陳生因問老人何仙二人曰唐丞相裴休也我輩
皆處士非神仙也至山顛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皇
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遙見一山突兀干霄峯
頂積雪皓白二人指曰此蓬萊島也因請老人登之老
人使具舟行須臾至山下時夜已暝忽見日輪晃曜傍
山而出波聲騰沸洶湧澎湃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
天明見重樓復閣層飛雲外瑞霧蔥蘢二人云近世常
有人迹至此群仙歎之故超然遠引鴻蒙之外矣惟純
陽子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還老人所求歸老人
戒之云慎勿寤而語言爲害最大又云楞嚴經不可不
誦復令二弟子導之登舟轉盼之間已至明州海次矣
時元祐年間也此至家而妻子出世已久親朋亦鮮有
存者舒信道嘗爲記之今錄其略此墨莊漫錄所述也
其事與桃源事相類不但芙蓉城夢遊之比矣

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又欲
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

一 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
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
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
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久邀
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
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
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
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
必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
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仙傳國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抵荒唐謬悠殊不能考引史
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閑居殿上而
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
遣使獻香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大武唐
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近
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甚
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抵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
書其叙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鄧諸國據左傳鄧乃
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

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爲國括成然乃楚大夫靈
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
四筆

仙鶴觀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
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
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
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於是申府
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冠帔髮骨
甚多其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續博
物志

換形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
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卧地上雜衆屍中至夜分明
月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
子執燭偕至屍旁道士以燭燭群屍凡婦人老翁幼稚
羸厄殘廢者俱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
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
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
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
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見志怪錄

蔡尋真

陳東靖康中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之
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南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其詞
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嬾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
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
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爲之曰上清
蔡真人也言訖得數錢即下樓去丞使追之已失矣夷志
志上清真人不知何指紀遊集錄之尋真觀曰卽蔡尋
真也未知是否廬山有女真蔡尋真李騰空蔡居九疊
屏南李居凌雲峯下李林甫女蔡侍郎某女宋時京師
歌者不招而前謂之打坐廬山志

精氣

九華真妃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面焦腦
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
則明消彼其所言磨鏡之石決牖之術童面之經還白
之法益精之道不過是實精之氣耳故曰上品上藥神
與氣精

攝生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
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

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呂許公為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悞耳謂石蘊玉而山輝水合珠而川媚許深以為然

金丹

語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為逆然哉金丹之道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聚不止則離氣之象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返能還則凝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之所以生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俱妙可以長生以之葬亡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乘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者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於一所有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

推鋒
語

葛三

大曆初鍾陵崔希真工繪事冬日晨出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延入具大麥麩食之又獻松花酒老人懷中取一丸藥置酒中酒頓甘美仍以數丸遺崔崔入宅復出老

人已去有圖於所畫素上者皆非常意所及遂踏雪尋
至蘆洲中見舡中數人而樵客在側顧笑曰葛三乃見
逼於伊人李極光天涉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
其藥乃千歲松膠也原化野處詩天上惟留滕六住人
間會有葛三來

地脂

高展為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
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謂必神藥問承天
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砌已無所覩方鎮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佛經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
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
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
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
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
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

人已在佛經故誤得七十二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
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不同魏略
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靈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
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
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
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
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渾邪王殺休
屠王以其衆未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
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祠
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
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經至自哀成之
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
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九子

朱翌云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画堂云画九子母不知
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
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愚以爲渾邪入中國
即有金人燒香禮拜之事九子母画或此時傳於宮中
亦未可知

金人
休屠金人本作以爲祭天主則金人爲祭天而設原無
作佛之說後世見金氏勒功上將七世內侍遂附會爲
此言耳

佛入中國

佛經自明帝始入中國說者謂匈奴昆邪王降得其祭
天金人金人即佛也此佛入中國之始愚謂匈奴在北
去西方尚遠自張騫使西域通西北諸夷抵身毒國李
壽曰身毒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
此路通而佛入中國之路通矣特佛經自明帝時取耳

天篤即天竺

佛像

張子賢言崇寧中獲嘉縣民職氏宰猪祭神隣劉氏犬
得其棄首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其子析之左牡齒白
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
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記其事晁
無咎作贊政和中真州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
日深老赴村落人家齋見群犬爭銜齒一牛脛骨村人
持挺驅逐不去衆頗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
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竒特雖雕琢有所

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二事甚異然皆有據非無稽者世之好殺者聞此或可少警云

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進中摩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

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宛然菩薩相也上遂置

之金粟檀香合以玉碗覆之賜與善寺致敬焉杜陽雜編

湖州邵宗益獲大蚌剖之有珠狀如阿羅漢偏袒左肩

矯首左顧如行脚僧衣文畢具奉之慈感寺中寺中作

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強中通判商霖翰濤

咸同瞻玩珠忽躍入溪水浮翔波面光彩照耀後深涸

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清府記刻石寺中陽秋

誦經

宋武帝以王元謨北侵乃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

之沈慶之諫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

遍得免元謨誦千遍將刑忽傳停刑元魏盧景裕兵敗

繫獄志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夢沙門

教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號高王觀

世音經後世奉佛者以此藉口也學林

佛教

齊竟陵王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

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
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墜自有拂
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囷糞之側貴賤
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佛名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
狄謂拜為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
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謾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
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
克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徒自尊大之辭若曰佛菩薩我
西方之佛菩薩也南方安得有之故曰南無又云釋氏
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
據

釋姓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
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為的對至四海習鑿齒
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
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
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兩六合者彌天之
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

戲耳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
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
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

石林詩話

僧稱

僧稱公惠遠稱遠公是也稱郎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
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
氏國人來遊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識譯出衆經有支
亮資學於識謙又受筆於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
謂曰支郎稱士德士開士闡士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
峯秀真骨是也亦有稱侯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
種西域人稱為安侯亦可稱君齊已送惠空北遊君向
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聞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
出之類是也

一祖

佛書世尊入猷涅槃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
金棺內現雙足

二祖

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來阿闍王見阿難於常
河中流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
須臾五百羅漢為諸仙人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

三祖

商那和修者化緣既久得優波耄多為給侍因問曰汝年幾耶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耄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遂為落髮偈曰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亦非法

四祖

優婆耄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縻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並景德傳

燈錄

九祖

伏馱密多有長者携一子來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

十二祖

馬鳴大王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愛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金龍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毘魔

羅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
師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毘
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付法

二十四祖

師子比丘有長者引童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奉左手
今旣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
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爲僧有童子婆舍赴吾
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爲法嗣

釋迦佛

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年十
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曰太子言
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修道鬱頭藍佛處學非非想
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
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諸弟子以香薪茶
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
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
中夏

達磨

南天竺國人得觝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徃震旦設

大法樂師遂返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

達磨既逝葬於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遇師於葱嶺頭手携隻履西歸翩翩獨逝雲復命具奏其事魏帝命啓瘞惟空棺隻履存焉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惠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慧可即二祖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剽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可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慧可

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晝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度群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

僧璨

二祖既傳衣法傳求法嗣至北齊得僧璨密付衣法云吾亦有宿累今將酬之即往鄴都及莞城縣隨宜說法有辯和法師興謗於邑宰翟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

道信

蘄州廣濟縣人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却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詔赴京

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赴即取首來
便至山喻旨師乃引頭就刃使異之以狀聞師先已付
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坐逝弘忍斬州黃梅人四祖
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祖曰子何姓荅曰
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何姓荅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
答曰姓空祖默識其法器至其家乞令出家以至付法
傳衣後得盧能嗣法復經四載坐逝建塔於黃梅之東
山

惠能

姓盧廣南人初尋師至韶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
為解脫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
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
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遣染塵埃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
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
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
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能既得衣鉢即夜走
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
明上座奔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

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荊州有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爲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

馬祖

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嶽讓禪師讓禪師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傳燈錄道一師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

大梅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大別大梅

我牙什百編 卷之三十一
曰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
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
僧回舉似馬祖謂大眾曰梅子熟也

自在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問自何來曰自江
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
是什麼語話此外有什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
是心不是佛國師曰此猶較些子

行思

七祖行思禪師姓劉本安城人往叅曹溪六祖欲傳與
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受衣以
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趨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
以法分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石頭

石頭和尚希遷初叅青原行思太師師令持書與南嶽
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斧子與汝住山希遷
至彼來呈書便回見青原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發時
蒙和尚許斧子今便請師垂一足遷禮拜往住石頭

鄧隱峰

鄧隱峰叅馬祖一日辭謁南嶽石頭和尚馬祖云石頭

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遠床三匝振
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回
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
峰又去一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
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龐居士

襄陽龐居士叅馬祖云不可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
云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道有女靈照不嫁亦
悟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爲友偈曰有男不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靈照常製竹
灑籬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
靈照遽報曰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登父座合掌坐
去居士笑更延七日而化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
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
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

法達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

成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
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
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
溪一句亡未明出世肯寧歇累生狙

天花

維摩經云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便
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
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想
爾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皎然有詩
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
又維摩詰遣化菩薩往來香國禮佛願得世尊所食之
餘欲於娑婆世界中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
鉢盛飯與化菩薩悉施衆會

飲光

釋迦佛手拈起一花迦葉見之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
眼藏梵音迦葉此云飲光

洛浦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頓棒洛浦後來大悟云
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志誠禪師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衆對
曰常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
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
立功過

大耳三藏

代宗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令與
慧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
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蝶等三問
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徒精他心通在什
麼處後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心未
審在什麼處云在三藏鼻孔上爲什麼三藏不見云只
爲太近

藥山

藥山和尚參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
開見月大笑一聲應灋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
家也

藥山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曰是弄得幾出巖曰
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瀉山瀉山問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長弄麼還有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雪峯

雪峯和尚趯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峯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曰三即一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峯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峯不立名題觀體受用

一指禪

有僧過天龍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破竈和尚

有破竈和尚居嶽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甚麼人云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此號破竈墮和尚

嵩山

嵩山无珪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嶽神謁師曰我能生

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

嵩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通神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慄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挨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群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緣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古靈

古靈禪師行脚因其師一日窻下看經有蜂子投窻求出靈曰世界如此闊不肯出鑽他故紙師問汝脚遇何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靈乃舉倡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龍山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杏山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眾相隨善道潛往碓米杏山
曰貧道難消曰無心碗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將去說
什麼難消

道林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
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
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廣顙

廣顙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烏窠

杭州道林禪師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如蓋遂棲
止其上人謂之烏窠和尚

義中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
拄杖大德將藏在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蓋有是

古靈

臨遷化告眾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眾曰不識
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杜順

杜順問一僧汝去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

山作什麼僧云去禮文殊順曰文殊不在五臺山僧問
測再問在什麼處順以頌答曰游子謾波波尋山禮土
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

惠思

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
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來病
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

起行

並傳
燈錄

慧海

太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
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
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思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善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
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
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
僧常念觀音

天然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過一禪客問仁者何
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

曰江西馬大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南嶽石頭

藥山惟儼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割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翱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

雲居

雲居禪師道簡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
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閒著十間
僧堂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守清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
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無一鉢到處是生涯
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鍾高僧傳

鳩摩羅什

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有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取蓮花勿取臭泥又云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
之者羅什乃聚針盈掬食盡僧皆愧服

鬼

高僧鬼戒行嚴索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
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
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
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佛圖澄

佛圖澄妙通玄術腹傍有孔當齊時至流水側引五臟
洗之還內腹中取鉢盛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吉祥

九函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
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而使去即沒

蜀晉錄

智常

李渤問智常禪師芥子如何而納溟渤也禪師曰人
言學士讀書萬卷信乎曰然師曰是心如椰子太萬卷
獨安所置之渤大悟白樂天微服而過智常於歸宗師
方偏袒而自圻壁白為之過泥馬師曰儒耶釋耶曰儒
曰君子儒小人儒曰君子儒師曰吾聞儒有白樂天者

走耶曰然久之師顧曰而今乃有過流分五證

禱祀

宋歐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自作禱祀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避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為于節庵巡撫河南山西每早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

同耳西溪叢語

飯僧

史承祖曰張橫渠看相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倚卓即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夫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猴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歎耶至如衣裳冠履今亦乖甚古者有冠無巾中止以冕尊壘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

黃冠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
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
鶩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
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
人輕浮方有接離白葛漉酒之中然起於後漢郭林宗
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
禮又朝服襍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
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古有烏有履有屨而無靴
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爲靴而
至今服之微宗政宣間嘗變靴爲履矣至高宗時仍變
履爲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爲國爺也然
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閒
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徹
巾穿烏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
爲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
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欄
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
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
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爲怪服妖服於乎可不
哀哉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
 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
 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
 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
 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
 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内見之彥國曰哀病如此其能起
 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
 恐亦未是彥國曰彌亦不曾思量至此

道山清話

淨土院記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一曰身毒釋迦
 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
 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群聖以爲又有能誠心
 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畫佛文曰
 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相
 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於釋
 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
 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瑯國其國東連天竺
 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
 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

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為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孔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為智而中國之鬼愚甚矣聽兩紀談

誘僧焚身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為眾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捐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籍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未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墓焉出尚書故實

營浮圖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輒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藥石蠶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鐫裁代輒斃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

火化

容齋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行於是死而焚者所在皆然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為無殃既葬烟焚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檟楚司馬子期將焚之公曰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檟中不可作焚也衛人掘褚師定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戮也列子曰晉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斆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與斆肉考同言之

焚尸出於釋氏然釋氏之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如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秘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而言曰福詮震死亦倍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之

儒童

溧水縣南七十五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蓋釋氏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復有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人難化佛遣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子又造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云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焦氏筆乘

留鬚表丈夫

衡州石室山有僧不剃鬚鬚垂拂履蓋慕留鬚表丈夫

也西陽雜俎

僧為朝官

唐太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自其後習以為常至宋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禪鑕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
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徃徃幅巾道袍
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
鑽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院汪道亨汝立父校

人生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朱
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世
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
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
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食彼米故方
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

餘冬序錄

淮南子曰宓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
無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
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
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
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鯨鯨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
鱗者生於庶魚介澤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
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寔音
按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吾儒之言如是而已佛氏
則言光音天人鴻烈解又言宓與海人若菌可盡信乎
兼唐如莊列亦未聞也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為
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餘冬序錄

菩提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伽如來成道
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
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
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
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
遣使往於寺設供併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

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黎力义二曰阿濕曷
咄婆力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
道為稱故號苦提婆力义漢翻為樹

西陽雜俎

嶽神受戒

尤珪禪師曰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謂無羅欲也曰
能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
善也曰能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曰謂有濫誤疑混
也曰能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謂先後不 天心也
曰能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足為佛戒

餅雀井蛇

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
手遮之且不可况以羅縠遮之可乎佛書人有避死
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及藤
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

毒龍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彊者亦死
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疲懈而睡獵者見之喜
曰以此皮獻國王以為船飾可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
其皮龍自念我今持戒故不計此身一心受剝不生悔
意時日大熱欲趨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

不敢動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况復於人智度論

泥犁之獄

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佛書泥犁耶無喜樂也泥犁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省耶迦字只作泥犁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牛鳴地

經音一牛鳴地其聲五里西域記印度國分六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翻譯名義此云五百弓亦云一牛吼地或云一鼓聲拘舍云二里雜寶藏云五里

方丈

舍鷲國有維摩故宅唐顯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招提白馬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唐高僧傳

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
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為雲華

酉陽雜俎

畫牛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如牧牛
無令縱逸犯人苗稼予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
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
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
源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年牛之說又佛印子充
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牛為極宗門則不然
未復黑牛而無繫絆超然獨往乃大乘菩薩反本還源
又歸宗牧牛圖序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藕莖
與蓑衣

道眼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極則既無
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向事筆硯廣學多知
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尖新說禪則義理聯環文辭綺
美行棒下喝祖佛不存橫談豎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
性三乘教果行果論理則人天七趣凡聖超然論空則
法本不有空亦非存說漸則作四諦緣生之觀成四果
緣覺之乘或發心於十 之前或成佛於三祇劫後論

頤則悟而成佛不勞修證說圓則衆生本來是佛神通
智用皆齊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邊刹竟
攝在一毫之端十世古今不出刹那之際展無為之化
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說
如此若無道眼爭知不實昭昭靈靈徒自勞耳

古碑師語錄

鷓鴣鳴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晏寂于時庭樹鷓鴣鳴杜鴻漸問師
聞否曰聞鷓鴣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何公
言聞曰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
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
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縛

騎驢

叅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下

廣錄

三句法門

杜鴻漸問無住禪師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一是
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
慧非一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全體寂

滅清聲錄

一味禪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正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

味禪為甚不學

廣語

翠竹黃花

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燈傳

聞性

佛語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
於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
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楞經

一體三寶

慧海禪師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僧問云是何一體三寶
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

寶諸方黃語

淮西擲杖

高僧隱峰遊五臺山淮西擲杖飛空而往西天

釋氏要覽

佛相

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世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
神通攝匠人俾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二相並傳燈錄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通清

法華代釋 卷之三十一
澈前知無窮却睹無極 菩薩本經

七處平滿

十住論云佛身七處平滿謂兩手肩兩足及額又佛地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滿齊如等色好 初季記

菩薩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欲簡於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此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阿耨

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涅槃

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

波羅蜜

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諭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

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並注心

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
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惠超想陰解脫超行陰

解脫知見超識陰王介甫金陵話錄

三句正見

三句正見一函蓋乾坤句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衆流
句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玄中
玄即截斷衆流句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
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玄別有悟解皆是邪見

夢果

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
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

六通

六通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
漏盡

五禪

五禪有外道禪有凡夫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
乘禪

五蘊

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即五陰並毘迥道院集

六入

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文選頭陀寺碑

十二處

十二處色與見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十二處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

十八界

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耳聞聲處鼻識嗅處舌識味處身識觸處意識思處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龍

經心

十二類

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有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故有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謂之十二類楞嚴經

念佛

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令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常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

傳燈錄

八風

寶積經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寒山子詩八風吹不動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毀不見前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譏逼迫聲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

要

苦集

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財帛之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此名四諦謂其理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

龍舒心經注

五濁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

彌陀經

五蓋

五蓋貪欲瞋恚癡眠調戲疑侮

文選

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

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言佛

雜記

三有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

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隋苦集諦

中是有論

五衆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室羅永尼此出家五衆

二衆

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七衆也

三衣

三衣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

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七條褊衫裙為三衣悞

也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

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

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

在何處經

七聖財

眼部六解編

卷之三十一

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
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
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
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
故名

七支業

七支業謂三身業四口業

四歡喜

四歡喜法一儉素歡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梵行歡喜
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喜能引三摩地樂四樂斷樂修

蓋教而語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

歡喜莊嚴

下歷象迹歡喜之地上接蜂歌莊嚴之境

段成式
想像記

三車

法華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汝
自迷背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傳燈
錄

鸚鵡車

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
只謂之鸚鵡車可也

古禪師
語錄

祇洹

梵云祇陀洹此云戰勝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得名叢林

祖庭事苑

柰苑

昔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

寶坊

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寶坊

並雜耶集

大願船

淨土傳云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喜能引三菩提樂

西

六波羅

六波羅密多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又謂之六度

文選頭陀碑

三身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

傳燈錄

三業

如来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
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
水又是汝之師文粹顏魯公文

般若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寂沒而來此生也梵
語般若此云智慧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
昏衢之巨燭也杜詩注

飛錫

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釋氏要覽

聲聞緣覺

苾芻

苾芻是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能療
疾不背日光喻出家人

僧伽

僧伽唐言衆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
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
軍也

沙門

梵云沙迦滿曩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
勤行又云善覺

沙彌

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
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上人

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
上人

闍梨

梵語云阿闍梨耶唐云軌範今稱闍梨蓋梵音訛略也
又云阿闍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頭陀

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空真心此人能振
揮除去故今訛稱頭陀

衣相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佛衣相如
是從今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法衣之
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資惠命也
坐具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

也並要

也

鹿苑

鹿苑在羅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

雞園

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舟大衆出家寺也佛滅後衆多名德比丘皆住雞園

鴈塔

昔有比丘見群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鴈達塔西或

鴈堂

鴈堂毗舍離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子一切具足

鷲嶺

耆闍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出法華經

淨土

如來說從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

文粹自公文

太子刹

梵刹梵云刹瑟故此云竿今略名刹即幡柱也沙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覽要

金田或云金池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龍象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

象龍傳燈錄

往來相

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大毛孔不撓魚鱉性彼大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掌中

來相後漢楚王英傳

淨名

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祖庭事苑維摩詰是金粟如來梵言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李善文選注

慈雲

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大雲陰世界維摩經集

伽藍

伽藍梵語題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眾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或

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

釋氏要覽

招提

招提梵語云柘闍提奢唐言四方僧物訛柘為招去闍奢留提故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也

浮圖

梵云浮圖此云聚相

盂蘭盆

盂蘭盆梵云盂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雙舉自目連救母始也 要覽

衣珠

梵語軍持此云淨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也寄歸云軍持有二若甕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濁用

檀越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訛陀為壇去鉢底故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

吃粟多

梵云吃粟多唐言賤人

伽陀

梵言伽陀此言諷誦

祖廷事苑

毗尼藏

梵語毗尼藏此云律也

釋氏要覽

天竺

漢明帝天竺僧摩騰竺法蘭自天竺至以白馬負佛經

又譯經四十二章傳于世乃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白

馬寺是也

法苑珠林

正法眼藏

古禪師自論云空劫已來自已本名字方便呼為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

覺息

珠譬如人醉親友之家親友以珠繫衣內而其人不知

覺貧困求乞後親友乃指示其珠後乃大富此喻衆人

自有佛而不知覺也徒去外求

法華經

如來

道院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西域人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須菩提如中國凡具道

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

禪門規式

舍利

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

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鷲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

龍舒心經注

阿毗曇

梵語云阿毗曇此云論總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

經也

孟釋氏要覽

數珠

梵語鉢塞莫梁云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

軍持

表宏漢紀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

後漢楚王英傳

三緣

出家三緣第一為了自己輪回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

古禪師語錄

伊蒲

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繚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饑

伊蒲塞優婆塞也

優曇

法華經云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木名

瑞應三千年一現則金輪王出

木义

波羅提木义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果也諸善之本以戒為根也

浮屠

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母馱或云没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譯為覺今略稱之佛也

式义

式义摩那梵語也此云學法文似今之尼長髮也

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西域記云波演那此云周圍廊舍

南無

悲花經云佛言南無者此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又梵語南無此翻為名即是歸趨之義或云那摩叢謨梵音訛也

泥梨

立世論梵音泥梨耶此云無喜樂又云泥梨迦此言無去處皆云地獄也

釋氏要覽

底栗車

立世論云梵語底栗車此云畜生

天中天

天中天佛之小名佛初為淨梵王太子一日抱出謁天神廟石為神神像即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

覽要

摩訶薩

梵語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即能救度人也
出地符論
或云茶毗或云耶維或云闍毗又云闍維正梵云闍鼻多此言梵燒

落髮

比丘既落髮披衣梵云室羅末尼唐言永寂滅度受戒

巴多波三鉢州

知事僧

梵云羯磨陀此云知事僧

墳

梵云窣堵波此云

鍾磬

梵云鍵椎此云鍾磬又云凡有一箇銅鐵鳴者皆名鍵

椎鍵音

寒林

寒林即西域棄尸處今云尸陀林

三茂

沙門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趙州以斷薪續禪床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茂繞腹一日不作不食由谷開元記

白足

高僧曇始在赫連勃勃時造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污兵戈斬戮並無所傷坡詩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白足禪師雜集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盤白足之侶

出家

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經來法來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佛骨

朱聖云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俄不祥懿宗曰使

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苦諫亦不聽後唐有僧得佛牙
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
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見鳳傳明宗之好不
減于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于韓李宋仁宗時孔道
輔擊蛇亦用鳳策嘗讀齊東野語貞觀中有婆羅門言
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非佛
齒吾聞金剛石至堅性矜羊角能破之汝往擊之果應
手而碎余謂奕之策善矣使非金剛石其策不亦窮乎
退之非計不出此特以大義斷之縱真佛骨亦不足貴
耳至鳳以斧斫則又幸而非金剛石也鳳之見又矜乎
奕矣

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
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溷以腐糟隨毀鉉
斫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燕泉何先生曰物未有一成
而不毀者鐵碓鍛金銀千年不毀椎以皂角則一夕破
碎鞭箠馬愈久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
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獺土人山居鼎釜多為所食
其齒骨極堅刀釜遇之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
作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未聞有何物可制之也然則韓
李之見果非奕與鳳之比矣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婆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姪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此語不經之甚然足以警世之縱情好色者使尾生之當亦汗顏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

須合掌南辰後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二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三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韓重

吳王夫差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
 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
 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
 吊玉於墓側見形顧重而謂曰南山有鳥此山張羅鳥
 已高飛羅將柰何志願從君謾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
 黃墟命之不造 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

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 見鄙姿逢君輝光
身遠心近何曾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
冢重難之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
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
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重既出詣王自說其事王
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托以
鬼神耳命趣收重重脫走至墓訴玉玉曰無今將白王
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玉跪而言感重篤終以珠遺
之不為發冢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搜神記

賈偶

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病卒亡有吏將詣太山同召
男女數十人司命閱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賈文合來
何以召此人促遣去時日暮行至郭門外大樹下宿一
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家何為出行姓
字為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為易陽令昨錯召來今
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李之譏望君之容似類賢者
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
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專為德潔白為稱文合與相
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當歛視之其
面有色半日而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易陽問其令則

女父也見之因問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亡而生耶令曰
然文令具說本末令入問女與文合同令大驚以女配
文合搜神記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邠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用修曰
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
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
無禁也

王弼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以
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
金滕篇聞聽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翌日晝復哭於
門弼諮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冤將報復歟抑別
有冤事亦當為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
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母
死百有五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嗽兒
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
柳林反接手于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豎眼舌耳
鼻之屬粉之為塊呪劫精魂使附于紙形為奴稍怠則
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

心不忍也君其為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粥坐者十人
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辯鞠仍錄
其行橐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
我為耿頑童我為李延奴其冤與月西類望君亦白之
按其事遠頑童之父德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
其為巫者一姓劉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獲也三鬼遂
終依於弼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
于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博物志補

盧克

孔氏志怪曰盧克者范陽人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
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遠忽
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僧家克前問此何府
也答曰少府府也少府待君久矣克曰我衣惡那得見
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逆之克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作小女婚
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
便欷歔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粧嚴使克就東廊克至
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婚三日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
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
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克便上車去

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居四年三月三日臨
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岍克往開車後戶見
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
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
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
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
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
別斷腸傷肝脾克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
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還
就道鬼衆初怪惡傳省時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克
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
問克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
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
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克以事對
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姨曰我舅甥三
月未聞產父曰春煥温也頓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
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
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
至今也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逝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日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塚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携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為鬼戶

鷓鴣林

李陶子

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作詩忽詠落花詩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

又鷓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事見漢武外傳

虞文靖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雞香早晚含豸角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之高哉後漢楊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造車馬此類甚多

謝端

謝端釣於江上獲巨螺置之於家每歸則飲食盈案潛候之有女子具饌於室執而問焉女曰我乃螺女水神天帝憫君之孤遣為具食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乏取求於螺出門不見後端食之探螺皆如意傳數世猶在故有螺女洲螺女廟在虔州東南

東坡詩注

大武殿畫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髻髻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鵝林子曰吾讀史至此不覺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考古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樞正接安南西北始信陳詩不誣

蕭家乳母

遂州蕭侍郎幹云曾顧得乳母自言遭兵父母生之日逃難不能携挈乃盛於棚枝棄於峭壁上俄有逃難者數十人來共哀之將歸土龕中以泉水浸栢汁點其口數日肋骨康強遂能言語不吃諸物且飲松栢而已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高丈餘復有三四小兒相與遊戲不知所從時腋間生綠毛長一尺漸能飛與羣兒遊王母宮聽天樂餐靈菓每月一歸所養人家或以仙

菓獻之數年賊平後父母入山尋志餘骸見所養者具
言其事語未訖已在空中不肯下父母後以菓栗潛於
窓下遺所養者招手遂從空中而下父母走抱之喻以
歸還曰其甚樂不願去也父母與菓栗令吃之羣兒齊
聲曰勿吃水晶宮奏樂可去聽躍身欲飛又墮於地於
是羣兒齊聲曰吃俗物也苦哉苦哉遂散父母挈歸嫁
為人妻有二子後遭離亂乃乳母也盧藏用
逸史

鶴林門女子

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發之一
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
命中有入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餓甚只取石
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
身硬纔見風便化為石事載在
氏遺書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只
啖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
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
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効博物
志補

出神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祐自幼警敏明悟過人文正公

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
預遙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
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
幾而亡

墨莊漫錄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甕齏頭飛
似轆轤蓋言土人有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
曉復歸身者羸虫集中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
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恠也星槎勝覽亦言占
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矢知而固封其項或
毛髮豎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
不肯為人所奪胡後之人迺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
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氣雖千
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柳箱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三
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
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
餘封鎖甚密嘗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
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

徑詣床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竟不回矣王陶談淵

心化石

昔波斯人來聞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余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錮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事載潛溪文集

身化石

昨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命具車輿聲樂改莖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轎車上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上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徐鑑稽神錄

女子化丈夫

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郿縣女子宋乾道三年水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為男丈夫化為女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寵之至亡國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嫁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陰勝陽厥咎亡洪景盧謂為釋證南渡後有之不為災矣偶因戊辰年記此弁州魏世家襄王十三年女子化為丈夫不著其姓名文王四十二年武王之元年也有女子化為丈夫見竹書紀年

虹化為男子

故越王無諸舊宮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窩因雨霽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着黃赤紫之間衣入樹良久不出怪之乃召隣之年少十數人往視目見一大赤蛇盤遠懼不敢逼而少年遙擲瓦礫聞樹中有聲如婦人聲須臾雲霧不相見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虵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焚蕩殆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東甌後記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為女子年纔十六七許異之以告蒲津戍將宇文顯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

現牙介辭編 卷之三十三
宮中見其容貌姝美欲逼幸之而色甚難曰我天女也
暫降人間耳帝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復化為虹而上

天江表錄

人化為虹

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化成青虹俗呼為美人虹

稽神異苑

異國女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黑夜大雨雷電晦暝墮一物於庭
作颼颼聲命火視之乃一婦人也衣黃紬裙布衫言語
不通遂目為天女使後稍能漢語問其鄉國不知但云
食粳米無碗器用柳廂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

記

履化為鳧犬

王喬之履化為鳧人所知也鬼谷子履化為犬列仙傳
蘇張從鬼谷先生學學成歸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引
二子即日到秦

太平御覽云盧耽有仙術州守期會耽後至化鶴廻翔
欲下為威儀以箒擲之得隻履耽遂飛去

筆朱熊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

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
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
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
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
闕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晉傳所云諸國夢
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
而類書引者絕少考隋唐尚有其日蓋至宋而亡矣因
錄之隋至梁顧協亦有瓊
語今亦不存○筆叢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用
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節除桃人垂
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云
臬桃在樹不落殺百鬼謂之仙木山海經云東海度朔
山有大樹桃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
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板於戶淮南子
曰羿死於桃楛注云楛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
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漢禮儀志曰代有所
尚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梗梗更也插桃枝於戶
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經傳記者不一而
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荊傳曰楚

王承休醉錄 卷之三十三
人使公視樞公使巫以桃菊先被殯周禮戎右贊牛珥
桃菊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勵執戈在王前
以桃菱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鼠

奇石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
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

作拜石

癸辛
雜職

水關

國語曰穀洛關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關之狀宋紹興十
四年樂平水關有司奏言河衝里田水中類為物所吸
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
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
二水關於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
洛二水之關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
日天大寒遂凍為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
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
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按賈逵曰關者
兩會似於關文安之事恐亦未真

石關

馬抑之云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輾軸皆自滾至麥

現牙代醜編 卷之三十三
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
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白沈汙池以軸墜深坎相去
各百餘步其夜軸與白復鬪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
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鬪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
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
師請問於予適太學生齊貫之在坐聞其說大不然之
謂鳥獸孽蟲有血氣知覺故有鬪爭彼石白之類無情
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惡能自鬪予之言何其
誕也余曰非誕也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
妖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之物相格鬪者古亦有之唐
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鬪中有血出數日不止
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是皆無血氣無知
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鬪如此載在信史予
皆以爲誕乎貫之曰有是哉然則主何妖祥曰此理甚
微難以語予子歸而讀漢書五行志自見

馬氏
日抄

聖鐵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
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
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則此
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聞張眼子有之

癸辛
雜識

鬼怪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為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全主譖殺其妹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塚壅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火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云有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及城陷喬自經

手廳內從吏撤扉壅之明年

韓建嘉其忠詔改葬其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巾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覩者然則衣服亦有鬼矣康節語伊川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鞍轡之類何處得來邵意則是以為有鬼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

餘冬序錄

醫鬼

徐秋夫能醫常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

勿心然不見

女妻河伯

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為患子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焉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乃以其骨塑於廟祀之至今猶存惜乎事不見於史也

女妻龍王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謂馮羸王之女也司馬才仲戲題曰身既仕上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廬君

吳郡太守張公直嘗與其妻女觀宮亭廟婢指女戲妃其夜公直妻夢神人來致聘甚懼洎明遽發至中流舡曳不前舟中咸懼曰奈何愛一女而禍一門耶公直不忍令妻下女於江妻以其亡兄女代之舡即前已而公直知之怒曰吾何面目見天下人耶復下其女於江既濟見二女立岸側無恙傍一吏曰我廬君主簿也高君之義悉歸二女

水經註

東嶽祠

琴川吳都憲訥章御史珪二人為士時各以豪邁自雄

福山有東嶽祠，懋豐都獄，悍惡甚。又為機設伏於地，人不知躡之，則有群偶萃而捨焉。殿堂間寂，非携伴不敢入。二人約黑夜獨往，以散餅為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你一餅。」次章所匿處，章伸手出，乞我，要一餅。吳遂與之云也。與爾一餅，殊無驚意。章大驚服。蘇前曰：公與元庭堅，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叅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

王建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蜀梔西樵野記：錫山民蔣容，素行善。一日往惠山禱神，還半途風雨晦黑，咫尺莫辨，不能前進。旁有荒墓，聊寄宿焉。夜半聞一人呼吳照，前村某家有酒食，盍同往。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止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墓而去。

至村中問所宿塚吳照所瘞也此與建事相類然則人之死也果有鬼乎人之善者鬼无不訶護之乎林間一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

龍城錄

不見鬼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窟窟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衡嶽先生

郭彖睽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此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劉與

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
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
亦此意也

壁中金釵

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
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
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
以爲鬼程伊川曰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
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天地
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是
上實有者故入之心竊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
通人身在此託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死者託夢亦容
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爲作
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在某處作恁事
以爲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
嘗死也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

鷺鬼

抱朴子曰吳景明帝有疾覲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
鷺而埋於苑中架小木屋施牀几以婦人屣履服物著
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視此冢中鬼婦人形狀加

瑤列代醜編 卷之三十一
賞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
白鷺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鷺亦有鬼也

兔鬼

稽神錄云楊邁田獵放牛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
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亦有鬼也

張太子神詩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
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落雲端難失佳
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王英高
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為浮梁令
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
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
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問
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
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如是者莫
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為後櫬移而

神不顯涉異志

羅源女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
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簪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

前導元誨等疑為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為
 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
 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
 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巖孫
 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爨之吟咏
 閑雅月華有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
 有肉芝勝比蓮花鮓甘露何如竹葉醲之句謂巖孫曰
 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曜靈
 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為紫霄巖命吾主
 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又當貴

巖孫出巖孫回望無復人字矣涉異志

真仙

朱慶之寓永嘉時適逢七夕學徒醜飲有僧法辨善五
 淫每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筋動大書
 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即以
 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筋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
 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帶雨正歡濃
 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絲幔月明銀蟾馥郁香噴金鴨
 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齊東野語

女仙

良平代醉編

卷之三

三

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
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松影侵
壇靈觀絮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
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起藕花香淡水漪漪分明一
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齊東野語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艣爲題詩云寒巖雪壓
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
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
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齊東野語

竹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
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畫瀛圖季卿乃尋
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
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
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旣張恍然若
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
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
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
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
出異聞實錄

鼠怪

山中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具常鼠

夷堅志

不怪

朝野僉載韋顓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者縶縶而顓畧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臬來集壞牖竹上顓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無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顓已登第然則鵬止臬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川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人禍也

婦人在鏡中

江南曾思邈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披髮徒
 跣抱一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邈自問其故云我往歲
 建昌縣錄事娉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為正妻後
 錄事出旁縣君女并此子投我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
 云逃去我訟於有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
 也其妻遂卒

指紳 脫

前妻責後妻

建安有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
 入門責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乃虐我所生
 如是訴於地下與我十日誨汝汝不改必殺汝夫妻再
 拜為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嚴舉家送入栢林中
 乃不見

稽神 錄

鬼哭母嫁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
 會昏夜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
 懸壁翁姬二人織履為業一小兒扶床號泣彥輝問之
 姬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
 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
 僻殊甚彥輝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

人至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
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
噎至塚號泣因不復嫁

看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
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
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
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
爲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三終

